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七

宋紀八十七

起重光大荒落正月盡元豐
敦牂閏六月凡一年有奇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

帝

諱佶神宗第十一子母曰欽慈皇后陳氏元豐五年十月丁巳生於宮中明年正月賜名十月

授鎮寧軍節度使封寧國公哲宗卽位封遂寧郡

王紹聖三年以平江鎮江軍節度使封端王五年

加司空改昭德
彰信軍節度使

建中靖國元年

遼壽昌七年二月改乾統元年

春正月壬戌朔有赤氣

起東北亙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靄在旁右正言

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日爲陽夜爲陰

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漸衝西正西徹爲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爲警戒願陛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爲休祥矣 癸亥有星自西南入尾其光燭地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范純仁卒年七十五純仁疾革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大略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又辯明宣仁誣誦曰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奉陵

實謂之當然又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者也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宣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性寬簡不以聲色加人義之所在則挺不少屈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疏族嘗言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

成德其人書之坐隅 遼主自去臘有疾正旦力疾御
殿受賀是日如混同江 甲戌皇太后向氏崩於慈寧
殿遺詔尊皇太妃陳氏爲皇太后 是日遼主殂於行

宮年七十崩號道宗遺詔燕國王延禧嗣位北面樞密

使耶律阿蘇

舊作阿
思今改

知樞密院事耶律儼同受顧命道

宗卽位求直言訪治道勸農桑興學校救災卹患粲然
可觀及謗訕之令旣行告訐之賞日重羣邪竝進賊及
骨肉諸部浸叛用兵無寧歲唯一歲飯僧三十六萬一
日而祝髮者三千人崇尚佛教罔知國卹遼亾徵見矣
延禧卽位柩前遼羣臣上尊號曰天祚皇帝 丁丑易

大行皇太后園爲山陵命曾布爲山陵使 己卯令河

陝募人入粟免試注官 二月壬辰朔遼改元乾統大

赦詔爲耶律伊遜舊作乙 辛今改所誣陷者復其官舊籍沒者

出之流放者還之 丙申雨雹 己亥汰秦鳳二路兵

甲辰始聽政 乙巳出內庫及諸路常平錢各百萬

備河北邊儲 遼主之爲燕國王也道宗以蕭烏納舊作

兀納有保護功命其輔導烏納數以直言忤旨遼主初

卽位卽出烏納爲遼興軍節度使加守太傅 甲寅詔

貶知揚州林希知舒州降知隨州張商英爲朝奉大夫

右司諫陳祐論其責輕請重行降黜故也 丁巳詔潭

州安置章惇責授雷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先是左正言
任伯雨疏曰章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播紳乘先
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向使其計得行將置陛下與皇
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
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祀
稱善者再謂南朝銘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
遣以此觀之不獨國人皆曰可殺雖敵國莫不以爲可
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
有是貶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
爲瀕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

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初惇之人相也妻張氏病且死屬之曰君作相幸無報怨旣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語也惇無以對任伯雨又言蔡卞惡甚於章惇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啟而後行二也宮中猷勝事作卞乞掖庭置獄只遣內臣推治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疏被罪者數千人議自卞出四也激怒哲宗致鄒浩遠謫又請治其親故送行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詳訴理之義惇遲疑未應

下以二心之言脅之惇卽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六也下陰狡險賊惡機滔天門生故吏徧滿中外今雖薄責猶如在朝人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也奏入不省 三月癸亥以知杭州呂惠卿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甲子始御紫宸殿 乙丑遣使來告哀遣謝文瓘上官均往弔祭黃寔賀卽位 丁卯遣主命有司以張孝傑家屬分賜羣臣 甲戌遣主召僧法頤放戒於內庭 戊寅以知無爲軍陳瓘爲著作佐郎實錄院檢討官 壬午以日當會避殿減膳

減天下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遼殿直達爾旺哈舊作

小庶王知遼主惡直言心曠蕭烏納乃誣告烏納私借

內府犀角遼主命鞠之烏納奏曰臣在先朝詔許日取

帑錢十萬爲私費臣未嘗妄取一錢冒借犀角乎遼主

愈怒奪其太傅官降寧遼州刺史自是遼廷諸臣益務

爲柔佞矣 夏四月辛卯朔日會不見攷異遼史不書 甲午

上大行皇太后諡曰欽聖憲肅乙未追上欽聖皇太后

曰欽慈 丁酉御殿復膳 壬寅詔諸路疑獄當奏而

不奏者科罪不當奏而輒奏者勿坐著爲令 任伯雨

初爲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

寶資治通鑑 卷八十七 五

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卽爲眞伯雨抗論愈力時曾
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
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竝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
易退小人難退二者竝用終於君子自去小人猶畱唐
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旣
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郎 是月遼地旱

五月辛酉朔大雨雹詔三省減吏員節冗費 丙寅葬
欽聖憲肅皇后及欽慈皇后於永裕陵 庚辰太子太
保趙郡公蘇頌卒年八十二詔贈司空頌器局闕遠禮
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明於典故朝廷有製作必就

而正焉 丙戌祔二后神主於太廟 朝請卽梁寬言
紹聖之初姦臣特進是時不唯朝士革面迎合雖田舍
書生亦懷觀望掉闕之術舉人畢漸廷試對策欲附會
時流以規上第其言語不顧輕重有傷事體傳播四夷
所損不細又如方天若對策以不誅南竄大臣家屬爲
恨以不沒元祐公相家貲爲愴天若闕中匹夫於元祐
大臣有何宿憾特以蔡卞用事欲復其平日私讎天若
者卞之門人也鷹犬效力僕妾事人其言何所不至伏
見將來科詔不遠欲乞下禮部司每遇廷試戒應舉人
立爲法無得狂妄不答所問有違此者罪在考官然後

罷黜所流所貴少厚風俗 遼主初立卽罷圍場之禁

宋魏國王和囉噶

舊作和魯
幹今改

請曰天子巡幸爲大事雖

在諒闇不可廢也遼主以爲然復命有司從備巡幸六

月庚寅朔遼主如慶州

戊戌遼以南府宰相額特勒

舊作幹特
刺今改

兼南院樞密使

庚子遼上道宗尊諡曰仁

聖大孝文皇帝追諡懿德皇后爲宣懿皇后

壬寅遼

以宋魏國王和囉噶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甲辰責右

司諫陳祐通判滁州祐累章劾曾布自山陵還不乞出

外且言山陵使從來號爲凶相治平中韓琦元豐中王

珪不去其後有臣子不忍言者又言布有當去者三一

白山陵還二虞主不在腰輿而行三不當先與屬官推
恩章皆留中祐遂繳申三省布乃不赴朝參而有是命
後兩日左諫議大夫陳次升對有劄子救佑帝不省而
右司諫江公望復言之帝曰祐欲逐曾布引李清臣爲
相如此何可容公望遽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逐
七諫臣今祐言宰相過失自其職也豈可復謂有它意
哉先是布甚惡清臣不附已數使人謂公望能一言清
臣卽以諫議大夫相處而公望所言乃如此其後彭汝
霖以論罷清臣得諫議大夫云 乙巳遼以北平郡王
淳進封鄭王丁未北院樞密使阿蘇加裕悅 戊申封

向宗回爲永陽郡王向宗良爲永嘉郡王遼以特里

衮

舊作楊
隱今改

阿魯薩古宰相耶律儼總山陵事辛亥葬仁

聖大孝文皇帝宣懿皇后於慶陵戊午尚書右丞范

純禮罷知潁昌府純禮沈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駙馬都

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誥怒會誥館遼

使純禮主宴誥誣其輒斥御名遂黜之己未班鬪殿

情理輕重格左司諫江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

之意輔政非人以媚於己爲同忠於君爲異僭威以快

私隙使天下騷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

出於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

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袂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而爭與爭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崇皇天后土何時內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鷗畜之久帝以拄杖逐之終不宥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會蔡王似府史相告有不遜語連及於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罷知淮陽軍 秋七月壬戌帝謂曾布人才在外有可用者具名以進又問張

商英亦可使否布曰陛下欲持平用中破黨人之論以調一天下孰敢以爲不然然元祐紹聖兩黨皆不可偏用臣竊聞江公望爲陛下言今日之事左不可用軾轍右不可用京卞爲其懷私挾怨互相仇害也願陛下深思熟計無使此兩黨得志則天下無事帝領之而已布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嘗以書責布曰兄與惇異趨眾所共知紹聖元符閒惇卞有可以擠兄者無所不爲今兄方得君正當引用善人扶助正道以杜絕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端人吉士相繼去朝所進用以爲輔臣從官臺諫者皆贊事惇卞之人一旦勢異今

日彼必首引惇卞以爲固位計曾氏之禍其可逃邪比
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異時惇卞縱未至一祭京足以
兼二人思之可爲寒心布不以爲然荅肇書曰布自熙
寧立朝至今時事屢變唯其不雷同熙豐故免元祐之
貶斥唯其不附會元祐故免紹聖之中傷其自處亦庶
有義理恐未至詒家族之禍也 癸未準布鐵驪貢於
遼 丁卯以著作郎陳瓘爲右司員外郎瓘力辭實錄
檢討官從之 丙戌知樞密院事安燾罷舊制內侍出
使以所得子言於院審實乃得行後多輒去燾請按治
之都知閻守懃領它職祈罷不以告亦劾之帝敕守懃

詣燾謝郝隨得罪或揣帝意且起用欲援救爲階燾亦
爭之以老避位遂出知河南府將行上疏言東京黨禍
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 丁亥以蔣之奇知樞
密院事吏部尚書陸佃爲尚書右丞端明殿學士章棻
同知樞密院事 八月甲寅以右司員外郎陳瓘知秦
州先是瓘進言曰神宗有爲之序始於修政事政事立
而財用足財用足而根本固此國家萬世之利而今日
所當繼述者也臣近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裁減
吏員冗費以防加賦之漸爲民遠慮天下幸甚然今日
朝廷之計正以乏財爲患西邊雖已罷兵費用不可卒

補遂至於耗相本之財壞神考之政加職之漸兆於此矣臣職事所及理不可默今撰到國用須知一本奏聞又進日錄辨曰臣瓘去年五月十八日對紫宸殿奏劄子云臣聞王安石日錄七十餘卷具載熙寧中奏對議論之語此乃人臣私錄之書非朝廷之典也自紹聖再修神考實錄史官請以此書降付史院凡日錄時政記神宗御集之所不載者往往專據此書追議刑賞予奪宗廟之美以歸臣下故臣願詔史官別行刪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其日蒙批付三省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官請以日錄降付史院者今爲宰相故也事之乖繆無

大於此者臣因以所見撰成目錄辨一篇具狀奏聞是日瓘與左司員外郎朱彥周謁曾布於都堂以書責布曰尊私史而厭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閣下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而閣下彌縫壅蔽人未敢議它日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指問於閣下將何辭以對閣下於瓘有薦進之恩瓘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甲之言冀有補於閣下若閣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可也布讀瓘書畢爭辨移時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瓘又以目錄辨

國川須知納布而出明日璣卽以此二篇及所上布書具狀申三省御史臺乞敕奏彈劾三省進呈帝顧曾布曰如此報恩地邪布曰臣紹聖初在史院不及兩月以元祐所修實錄者凡司馬光日記雜錄或得之傳聞或得之賓客而王安石有目錄皆君臣對面反復之語乞取付史院照對編修此乃至公之論其後紹聖重修實錄乃章惇蔡卞今提舉史院乃韓忠彥而璣謂臣尊私史厭宗廟不審何謂也神宗理財雖累歲用兵而所至府庫充積元祐中非理耗散又有出無入故倉庫爲之一空乃以臣壞三十年根本之計恐未公也帝曰卿一

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朕不可今日如何布槐謝而韓忠彥等言瓘必欲去當與一郡帝令責瓘忠彥及陸佃皆曰瓘言誠過當曾布卻能容瓘乃出知秦州布始欲瓘附己使人諭意將大用之瓘語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遺丞相汝爲我書之正彙再拜願得書瓘喜旦持入省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信宿有海陵之命中書舍人鄒浩右諫議大夫陳次升皆乞留瓘不從 遼主謁慶陵 九月己巳詔諸路轉運提舉司及諸州軍有遺利可以講求及冗員浮費當裁損者議詳以聞 壬申遼主謁懷陵乙亥

遼主如滿絲淀 冬十月壬辰遼主謁乾陵 癸巳門

下侍郎李清臣罷爲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

按異編年錄宋

史表皆作乙未

甲辰遼主上其考昭懷太子諡曰大孝順聖

皇帝廟號順宗妣蕭氏曰貞順皇后旋追贈蕭巖壽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耶律薩喇

舊作撒喇今改

耶律托卜嘉

舊作捷小

也今改系出季父房

竝追封漆水郡王蕭蘇薩

舊作速撒今改蕭托卜嘉

竝追封蘭陵郡王五人皆繪像宐福殿又追贈蕭和克

舊作忽克今改龍虎衛上將軍先是耶律寶埒

舊作石柳今改以附太

子流鎮州至是召爲御史中丞 遼主雖追尊順宗究

莫知其瘞所遼主亦不亟於求之後遂不建陵寢 十

一月庚申以陸佃爲尚書左丞吏部尚書溫益爲尚書

右丞

攷異編年錄作丙子今從宋史表

益初知潭州郝浩南遷過潭其

投宿邨寺益卽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

凌風絕江而去它逐臣在其境內者如范純仁劉奉世

韓川呂希純呂陶輩率爲所侵困用事者悅之 壬戌

以西蕃錫羅薩勒爲西平軍節度使邈川首領 辛未

出御製南郊親祀樂章 庚辰祀天地於圜丘赦天下

改彰信軍爲興仁軍昭德軍爲隆德軍改明年元曰崇

寧以曾布主紹述從其請也 壬午三省奏事訖曾布

獨畱進呈內降起居郎鄧洵武所進愛莫助之圖其說

以爲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之者其圖如史書年表例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開學校分爲七隔每隔旁通左曰紹述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唯溫益一人其餘每隔止三四人如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朝皆在其間至百餘人又於左序別立一項小貼揭去布密稟揭去臣僚姓名帝曰洵武謂非相蔡京不可以不與卿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所陳旣與臣所見不同臣安敢與議明日遂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帝決意用京矣

攷異李燾曰曾布子隸作家傳云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太常少卿鄧洵武進憂莫助之圖所稱六月及洵武官

名皆誤也
今不取

十二月戊子遼以樞密副使張琳知樞密

院事翰林學士張奉珪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遼知樞密院使越國公耶律儼徙封秦國公儼以諛佞
得信任於道宗及遼主卽位元妃之兄蕭奉先爲遼主
所眷注儼舊與奉先相結益務爲逢迎取媚遼主又寵
任之嘗與牛溫舒有隙各進所親厚朋黨紛然儼恃奉
先爲內主溫舒不能勝 庚寅以知洪州葉祖洽爲寶
文閣待制代呂希純知瀛州呂希純改知潁州帝以河
朔諸帥皆元祐人欲盡易之故希純祖洽有是命皆會
布爲請也布初擬召祖洽爲侍郎帝許之韓忠彥以爲

不可乃止先是責降者皆得旨以赦恩奉復唯章惇蘇
轍進呈不行惇予援刺血上書帝封援書付曾布布欲
留白未果已而丁憂人曾誕持長書抵布并奏疏一通
所陳十事其四言惇有功於國責太重當復收用類皆
狂妄語是日呈援書帝頗稱其孝有憐之之意布欲且
與徙廣南近襄一州帝許之又以誕所陳事目進呈帝
曰須與勒停編管既而韓忠彥見之怒請除名送湖南
從之惇亦不復內徙左僕射韓忠彥與曾布異議布
數傾之忠彥累乞罷相不許甲午遂出居東府有詔押
入一戊戌提舉洞霄宮蔡京復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

供奉官童貫開封人性巧媚善測人主微旨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使三吳訪書畫奇巧畱杭累月京與之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言語論奏於帝所由是屬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已而宮妾宦官合詞譽之遂起京知定州 辛丑以知陳州張商英權戶部侍郎尋改吏部 壬寅知滁州范鏗復職知澶州少府少監邢恕光祿少卿呂嘉問司農少卿路昌衡竝落分司恕知隨州嘉問知蘄州昌衡知滁州放歸田里人安惇蹇序

辰並散官予利通議大夫林希追復資政殿學士尋又
詔蔡卞復官予祠 乙巳遼主詔先朝已行事不得陳
告時方治耶律伊遜之黨其黨多賂權貴以求寬免遼
主不悟而下此詔 丙午奉安神宗神御於景靈西宮
丁未詣宮行禮 己酉降德音於西京減囚罪一等徒
以下釋之 癸丑詔章惇親子孫許在外指射差遣不
得輒至京師及上章疏從曾布所請也 祕書省正字
陳師道性孤介與趙挺之爲友壻而素惡其人適預郊
祀天寒甚衣無絲其妻就假於挺之家師道問所從得
卻去不冑服遂中寒疾乙卯卒

攷異薛鑑於元祐二年十月書召師道爲祕書

省正字并載預郊祀以寒疾卒攷其年月甚爲舛謬據
藝行撰彭城先生集記則除正字在元符三年其卒在
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廿九日當從之
是歲以修奉景靈西宮下蘇湖

二州采太湖石四千六百枚

攷異修景靈西宮采太湖石宋史薛王二鑑皆不書

程俱北山小集具載其事東南花石綱實昉於此

河東地震京畿蝗兩浙湖南

福建旱

崇寧元年

遼統統二年

春正月丁丑河東太原等郡地震詔

死者家賜錢有差 遼主如鴨子河 二月丙戌朔以

聖瑞皇太妃疾慮囚 辛卯遼主如春州 甲午皇太

子亶改名烜 以蔡確配享哲宗廟庭 丙申雄州防

禦推官知鄧州錄事參軍朱肱奏言陛下卽位以來兩

次日蝕在正陽之月河東十一郡地震至今未止人民
震克動以千數自古災異未有如此臣不避死亾安舉
輔弼之失以究災異之應言詞激切死有餘罪然惓惓
孤忠不敢隱默者會陛下之祿念國家之重而不敢顧
其私也并以其所上宰相曾布書隨進書曰今監察御
史劉燾相公門人也相公爲山陵使辟燾掌牋表又薦
入館相公於燾厚矣如燾者置之詞掖不忝也以燾爲
御史則不可也相公有過舉燾冒言乎言之則忘恩不
言則欺君蓋非所以處燾也今右正言范致虛兄上舍
生致君相公之姪壻也致虛乃致君之親弟如致虛者

置之館閣不忝也以致虛爲諫官不可也相公有過舉致虛爭之則忤親不爭則失職亦非所以處致虛也相公劾招俊又陶冶天下肱之所論止及燾與致虛者特以臺諫人主耳目之官非若百職可以略而不論也相公以門人親戚爲諫官御史此日月所以剝蝕天地所以震動也又曰章惇之過惡不可殫數其最大者四五相公在樞府坐視默然亦不得爲無過再貶元祐臣僚范純仁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廢元祐皇后龔夬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置諫官於死地黃履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冊元符皇后鄒浩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此四

五事悖之過惡最大而相公無半詞之助朕竊疑之伏
唯相公遇災而懼然後可以弭天變來直言朕之區區
所望於相公者如此而已詔付三省朕烏程人禮部侍
郎服之從弟也 戊戌詔士有懷抱道德久沈下僚及
學行兼備可厲風俗者待制以上各舉所知二人 奉
議郎趙睿謀反伏誅 辛丑以知定州蔡京爲端明殿
學士知大名府蔡卞改知揚州先是大名關帥曾布白
帝前兩府唯有劉奉世帝默然韓忠彥與布交惡陰欲
結京乃言熙寧故事嘗除學士不必前兩府因請用京
故有是命 聖瑞皇太妃朱氏薨追尊爲皇太后上諡

日欽成 追封孔鯉爲泗水侯孔伋爲沂水侯 三月

丁巳奉安哲宗神御於景靈西宮寶慶殿戊午詣宮行

禮 辛酉以兵部侍郎鄒浩爲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

以浩乞補外也尋改知杭州 甲戌以知大名府蔡京

爲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 是月遼地大寒冰復合

夏四月丙戌詔權吏部侍郎張商英落權字 遼主

命北院樞密使耶律阿蘇同知北院樞密蕭德勣舊作

得里底治伊遜之黨有司泄泄莫以爲意久之始具獄

辛亥命誅伊遜黨徙其子孫於邊發伊遜張孝傑蕭德

暉特善作得里蕭錫沙舊作十之墓剖棺戮屍以其家

屬分賜被殺之家時阿蘇納賄多出姦黨之罪德勒岱

不能制亦附會之蕭達和克舊作達魯古今改親害太子亦得

以賄免御史中丞耶律實埒上書曰臣前爲姦臣所陷

斥竄邊郡幸蒙召川不敢隱默恩賞明則賢者勤刑罰

當則姦人消二者既舉天下不勞而治伏見耶律伊遜

身出寒微位居樞要竊權肆惡不勝名狀蔽先帝之明

誣陷順帝構害忠讜敗國罔上自古所無賴廟社之休

陛下獲纂成業積年之冤一旦洗雪正陛下英斷克成

孝道之秋如蕭德哩特實伊遜之黨耶律哈嚕亦不爲

早辨賴陛下之明遂正其罪臣見陛下多疑故有司顧

望不切推問伊遜在先帝朝權寵無比先帝若以順考
爲實則伊遜爲功臣陛下豈得立邪先帝黜逐嬖后詔
陛下在左右是亦悔前非也今靈骨未獲而求之不切
傳曰聖人之德無加於孝咎唐德宗因亂失母思慕悲
傷孝道益著周公誅飛廉惡來天下大悅今逆黨未除
大冤不報上無以慰順考之靈下無以釋天下之憤怨
氣上結水旱爲沴願陛下下明詔求順考之瘞所盡收
姦黨以正邦憲快四方忠義之心昭國家賞罰之用然
後致治之道可得而舉矣謹別錄順聖升遐及伊遜等
事昧死以聞書奏不報 五月丁巳熒惑入斗 庚申

尚書右僕射韓忠彥罷忠彥爲相召還流人進用忠讜之士於是張庭堅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爲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希布意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大名府 臣僚上言神考在位凡十有九年所作法度皆本先王元祐黨人秉政紊亂殆盡朋姦罔上更倡迭和者皆神考之罪人也紹聖追復雖已竄逐陛下卽位仁德涵養使之自新一旦率復不以其漸內外相應寢以滋蔓爲害彌甚今姦黨姓名具在文案

甚明有議法者有行法者有爲之倡者有從而和者罪
有輕重情有淺深使有司條析區別行遣使各當其罪
數日可畢伏望早賜施行 乙丑詔知河南府梁燾知
潤州王壽知越州豐稷知潁昌府陳次升竝奪職知應
天府呂仲甫落職故資政殿大學士李清臣奪職追所
贈官并例外所得恩例 吏部侍郎張商英改刑部侍
郎兼同修國史尋又兼侍讀 庚午臣僚上言先朝貶
斥司馬光等異議害政播告中外天下共知方陛下卽
位之初未及專攬萬機當國之臣不能公平心意檢會
事狀詳具進呈以次牽復今日再招人言遂至煩紊伏

望陛下明諭執政大臣使公共參議詳酌事體原輕重
之情定大小之罪上稟聖裁特賜行遣如顯有欺君負
國之實迹自宜放棄不足收卹其閒亦有干連牽挂偏
執愚見情非姦誣者乞依近年普博之恩使有自新之
路則天下之氣平而紛紛之論息矣

（安異）李燾謂上言者必鄒餘然無明

證今仍

乙亥詔故追復太子太保司馬光呂公著太師

文彥博光祿大夫呂大防大中大夫劉摯右中散大夫
梁燾朝奉郎王巖叟蘇軾各從裁減追復一官其元追
復官告竝繳納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趙禹孫升孔文
仲宋光庭秦觀張茂則范純仁韓維蘇轍范純粹吳安

詩范純禮陳次升韓川張耒呂希哲劉唐老歐陽棐孔
平仲畢仲游徐常黃庭堅晁補之劉跂王鞏劉當時常
安民黃隱張侁汪衍余爽湯械鄭俠常立程頤張翼等
四十人行遣輕重有差唯孫固爲神考潛邸人已復職
名及贈官免追奪任伯雨陳祐張庭堅商倚等竝送吏
部令在外指射差遣陳瓘龔吏竝予祠其司馬光等責
詞皆曾布所草定也又詔應元祐竝元符今來責降人
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執政王覲豐稷見任侍從
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等五十七人竝令三省籍記不
得與在京差遣 後苑欲增葺殿宇內侍有請以金箔

爲飾者計用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爲箔以飾土木
一壞不可復收甚無謂也詔黜之 丙子詔應元祐以
來及元符末未嘗以朋比附會得罪者除已施行外自
今以往一切釋而不問在言責者亦勿復輒言 己卯
尚書左丞陸佃罷佃執政與曾布比而持論多近恕每
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天下多事須不次用
人苟安寧時人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
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
餌輔養之須其平安苟爲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朝
議欲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不宜窮治或言佃名在黨籍

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出知定州 庚辰以許將爲
門下侍郎溫益爲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爲尚
書左丞吏部尚書趙挺之爲尚書右丞京素與屯田員
外郎孫勣善勣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詒天
下憂及是京謂勣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勣曰公誠
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
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挺之爲中丞與曾布比
建議紹述排擊元祐諸賢由是進居政府 六月己丑
附欽成皇后神主於太廟 辛卯左司諫王能甫言曾
誠家富於財目爲青錢學士乞罷其史官左正言吳材

言史官王防在元豐勒停又以訴理得罪兼無出身當
罷是日曾布獨對言吳材緣引呂惠卿蹇序辰等議論
不勝王能甫乃吳安持壻近日以安持追削職名皆挾
私怨故以此攻曾誠王防欲中傷臣耳帝曰彼責在蔡
京不干卿事布曰臣亦知此二人乃京所薦但以臣門
下士爲言路所攻則謂臣必搖動小人用意如此臣實
不安方元祐之人布滿朝廷臣一身與眾人爲敵是時
助臣者唯此三數人今元祐之黨方去而言者乃欲斥
逐此等是爲元祐人報怨耳帝矍然布因言張商英亦
章惇門下士王滂之乃其壻議論之際多與惇爲比故

商英力稱引范致虛及吳材乃其志趨同耳若有所陳
願陛下加察 壬辰減西京河陽鄭州囚罪一等民緣
山陵役者蠲其賦 遼主以雨罷獵駐散水原 癸卯
詔六曹尚書有事奏陳許獨員上殿 丁未遼南院大
王慎嘉努致仕 己酉太白晝見 壬子改渝州爲恭
州 癸丑詔倣唐六典修神宗所定官制 封伯夷爲
清惠侯叔齊爲仁惠侯 閏月甲寅朔更名哲宗神御
殿曰重光 己未以提舉洞霄宮呂惠卿爲觀文殿學
士知杭州尋改揚州 庚申遼策試賢良禮部郎中劉
輝對策多中時病擢史館修撰輝善屬文疏簡有遠略

時稱得人未幾卒 辛酉殿中侍御史錢適言尚書右
僕射曾布力援元祐之姦黨分列要涂陰擠紹聖之忠
賢遠投敬地挈提姻婭驟致美官汲引僥浮盜竊名器
慶壻交通乎近習諸子邀結乎搢紳造請輻湊其門苞
苴日盈私室呼吸立成禍福喜怒遽變炎涼鉤致齊人
之譟言欲破紹聖之信史曲徇法家之謬說輕改垂世
之典刑爲臣不忠莫大於此況日會地震星變旱災豈
盛時常度之或愆乃柄臣不公之所召欲乞早正典刑
慰中外之望於是布連上章乞罪壬戌詔布爲觀文殿
大學士知潤州布於元符末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

力排蔡京逐出之至崇寧初知帝意有所向又欲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無何京已爲右丞大與布異會布擬陳祐甫爲戶部侍郎京於榻前奏曰壽祿者陛下之壽祿奈何使宰相私其親曾布婿陳迪祐甫之子也布忿然爭辨久之聲色稍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而罷御史遂攻之言布與韓忠彥李清臣交通爲私使其子婿吳則禮外甥婿高茂華往來計議共成元祐之黨暨登相位復與清臣析交離黨日夜爭勝遂攬天下之權皆歸於己而怨望之心逞矣故不及半月首罷市易中外之人望風希指變法之論相因而至

於是范純粹乞差衙前以害神考之免役李夷行乞復詩賦以害神考之經術又力引王古爲戶部尚書王覲爲御史中丞二人者元祐之黨也而用以掌開閤斂散之權定是非可否之論豈非敗壞神考之法度乎於是聖詔布落職提舉明道宮太平州居住以刑部侍郎張商英爲翰林學士甲子詔諸路州縣官有治績最著者命兩司帥臣各舉一人丙寅寶文閣待制知杭州鄒浩改知越州辛未詔曰朕仰唯哲宗皇帝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姦人造非謂非后出比閱諸僚舊疏適見椒房訴章載加攷詳咸有顯證且朕兩宮親臨撫視

嬪御執事在旁緣何外人得入宮禁私行取子實爲不
相爲人之弟繼體承祧豈使沾名之賊臣重書友恭之
大義詆誣欺罔罪莫大焉鄒浩可重行黜以以戒爲臣

之不忠者仍檢會鄒浩元奏劄子并元符皇后訴章宣

示中外

致異長編載鄒浩劄子曰臣聞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邦國無流離之患邊境無征伐之苦

黎民蘇庶萬國咸寧當是時可以嬉游後宮非焦心勞力之秋也而謂宰相寇準曰朕觀自古亂天下敗國家者未嘗不因女子是以衰媼滅周妲己凶商朕之後宮女子巧媚百生朕未嘗顧盼焉然則仁祖之意豈不欲垂裕後昆奈何陛下遠忘其槩乎臣觀陛下之所爲愈於桀紂而甚於幽王也殺卓氏而奪之子欺人可也詎可欺天子卓氏何罪哉得不愈於桀紂也廢孟氏而立劉氏使陛下之志可也劉氏何德哉得不甚於幽王也臣觀祖宗有唐虞堯舜之德而陛下有桀紂二王之行不識寢饋安乎頃年堯舜之德而陛下有桀紂二王之行

江段以塞天變減常膳以銷天譴宰相章惇謂陛下
本足損陛下盛德又問江西累年饑饉陛下召惇責以
宰相變理之功宰相章惇謂陛下曰天災流行無世無
之且以堯九年水湯七年旱為解惇為輔弼忍發此言
今聞陛下以立劉氏惇之策也臣今諫陛下去廢后之
醜行行復后之大德聽臣之直諫而出惇之姦言使天
下之人共仰首以見日月之光盛大之世不然祖宗有
百餘年基業將顛覆於陛下之手矣咎唐褚遂良諫高
宗立武昭儀不聽叩頭流血以笏置殿階日遷陛下此
笏乞歸田里今臣諫陛下不聽願歸田里力農圃為亂
世之民願膺臣心所以獻上斬惇首以謝天下案此劄
蓋章惇蔡京之黨所為其述仁宗謂宰相寇準之語尤
為謬妄寇準何嘗事仁宗哉今附辨以見作偽之不可
掩若元符后訴章及謝徽宗表皆出偽手長編雖曾用
載今竝初浩以諫立后被謫章畱中不下元符末還朝
削去

入見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問諫草安在對曰焚
之矣還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紙

剛不可辨矣及蔡京用事忌浩欲擠之果使其黨偽為
 浩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且多狂妄指斥語復偽
 為元符皇后上皇太后表流布中外帝見之大怒遂下
 詔治浩之罪貶衡州別駕永州安置京又使其黨為元
 符皇后撰謝表以上詔竝送史官浩初除諫職入白其
 母張曰有言責者不可默恐或以是詒親憂母曰兒能
 報國我顧何憂及浩兩被竄責母不易初意人稱其賢
 放異李巖口耕錄辨誣云郭浩復召用蔡京忌浩因求
 浩舊疏不待乃使其黨作偽疏繼而京執政故有是責
 要之此段皆非實事郭浩疏元符皇后上太后表及謝
 以示表皆京為之也丁未錄云上欲再貶浩而三省求
 浩元疏不獲下浩取稟浩奏以元疏稟不存陳瓘聞而
 收曰若後或有撰惡語以進者將何以自明已而章博

果偽撰浩疏袖以進案停元符三年九月已罷相偽撰
鄂浩疏者乃京也今案宋史鄒浩傳徽宗卽位浩還朝
帝首及諫立后事問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而丁未錄
云上欲再貶浩三省求浩元疏不獲下浩取稟浩奏以
元稟不存二說互異一係元符一係崇寧今從宋史蓋
焚稟之語京久已聞之時向太后已崩而宋太妃尚在
京猶未敢爲此也及是年二月朱太妃薨京特以此時
入對故既撰浩偽疏又撰元符皇后偽訃章以無太后
太妃可以證其妄者耳偽疏偽表一時一手所作大抵
在是年四月後也元符皇后固甘心於浩者自當與京
合謀而京素交結內侍俾以此偽疏表置諸帝前亦甚
易也所可疑者浩既自焚其稟京求浩奏亦不可得而
徽宗實錄鄒浩傳及東都事略宋史鄒浩傳俱載浩元
奏與偽疏大異不知從何處得來豈官中所留元奏羣
小一時難檢不及焚毀若有神
物爲之護持而其後出者與

爲庶人幽於空州諸弟沒入興聖宮 遼方治耶律伊

遜之黨其首惡旣以賄免而蔓引轉及無辜御史知雜

事左企弓爲辨析其冤警巡使馬人望奉命推究處以
平心所活甚眾 戊寅知江寧府鄧祐甫乞以府學所
建王安石祠堂著祀典從之 壬午追貶李清臣爲武
安軍節度副使 癸未詔監司帥臣於本路小使臣以
上及親民官內有智謀勇略可備將帥者各舉一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八

賜進士第其高第者皆授官有御製聖訓湖廣等處之務整頓儲蓄至整都尉吳炳榮

宋紀八十八

起元徽教并七月盡開逢
洪灘四月凡一年有奇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

帝

崇寧元年

遼乾統二年

秋七月甲申朔建長生宮以祠癸感

丙戌詔省臺寺監及監司郡守並以三年成任 戊

子以蔡京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下之日賜坐
延和殿命之曰神宗辦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戛國
是未定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

不盡死制辭極其褒美翰林學士張商英所草也 己丑焚元祐法 甲午詔于都省置講議司蔡京既得志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卽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爲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變無常矣 詔杭州明州置市舶司 庚子同知樞密院事章棻罷以老故也詔授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未幾卒諡莊簡

致異姑蘇志章棻諡莊敬今從宋史及宰輔編年錄

甲辰

以雨水壞民廬舍詔開封府振卹壓溺者 庚戌臣僚

上言管句明道宮張耒在潁州聞蘇軾身亾出已俸於
薦福禪院爲軾飯僧縞素而哭詔張耒責授房州別駕
黃州安置 辛亥詔昨降置講議司手詔內事件許中
外臣庶其所見利害聞奏 復罷春秋博士 是月遼
主獵于黑嶺以霖雨給獵人馬永興宮太師蕭呼圖舊作
胡篤見遼主好遊畋每言從禽之樂以逢其意遼主悅
而從之國政墮廢自此始 準布侵遼遼招討使額特
勒戰敗之 八月乙卯皇子烜改名桓 臣僚上言陛
下卽位之始淵默不言嘗開獻書之路而以書獻者有
自布衣取甲科以令百里或加秩一等或解武弁而寄

寺監丞簿之祿天下之士不知彼所論列爲何等語言
往往懷疑迄今不釋欲望出其所上封事布之四方果
其言有補國是則至公之議帖然自厭脫或志在覲望
僥倖名器無忠嘉一定之論有姦愴兩可之語附下罔
上累先烈而害初政則於此時豈可以置而不問如以
臣言可采乞早賜施行 乙丑詔除鄭敦義江緝外鹿
敬求追所授承事郎降充簿尉高士育追所授官何大
正追所賜出身及所授官竝不得應舉 辛未置安濟
坊養民之貧病者仍令諸州縣竝置 甲戌詔天下興
學貢士建外學于國南蔡京請天下州縣竝置學州置

教授二員縣置小學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
三年貢太學至則附試別立號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
舍入中等補下等上舍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
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州給常平或係省田宅
充養士費縣用地利所出及非係省錢凡州縣學生曾
經公私試者復其身如有孝悌睦姻任恤中和若行能
尤異爲鄉里所推者縣上之州免試入學州守貳及教
授詢審無謬卽保任入貢不實者坐罪京又請外學以
待州縣學之貢士乃詔卽京城南門外相地營建外圓
內方爲屋千百七十二楹是爲辟雍太學專處上舍生

丙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其敕令格式悉用太學見制于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凡州學上舍生升舍以其秋卽貢入辟雍長吏集闕郡官及提學官具宴設以禮敦遣隄歲終卽集闕下自川廣福建入貢者續其路會以學錢給之奏入詔悉如其法施行 丙子詔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朱光庭孔平仲孔文仲呂大防劉安世劉摯蘇軾梁燾李周范純仁范祖禹汪衍湯械李清臣豐稷鄒浩張舜民子弟竝毋得官京師 己卯以趙挺之爲尙

書左丞翰林學士張商英爲尙書右丞 九月戊子京師置居養院以處鰥寡孤獨仍以戶絕財產給養 乙

未詔中書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分正邪各爲三等於是中書奏正上鍾世美喬世材何彥正黃克俊鄧洵武李積中六人正中耿毅等十三人正下許奉世等二十二人邪上尤甚范柔中等三十九人邪上梁寬等四十一人邪中趙越等一百五十人邪下王鞏等三百十二人 內侍郝隨諷蔡京再廢孟后會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言復后爲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適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誑言復瑤華之

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疏慙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 丁

酉治臣僚議復元祐皇后及謀元符皇后罪降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黃履邠州團練副使安置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擢馮澥鴻臚寺主簿 己亥御批付中書省應元祐責籍并元

符未敘復過當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進入于是蔡京

籍文臣執政官文彥博等二十二入

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安燾呂大防

劉摯梁燾王巖炎范純仁王珪王存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陸佃

待制以上官蘇軾等三十五人

蘇軾范祖禹王敏臣姚勳顧臨趙君錫馬默孔

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庭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

于侁趙彥若趙禹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賈易呂希純

曾肇王觀范純粹楊畏呂陶王古餘官秦觀等四十八

陳次升豐稷謝文耀鄒浩張舜民吳安詩張耒黃隱歐

人秦觀湯械杜純司馬康宋係國吳安詩張耒黃隱歐

汪行孔平仲王鞏張係源余爽鄭俠常立程頤余下唐

義問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佑在伯兩陳郭朱光

裔蘇嘉陳璠龔夬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徐

常到當時馬琮謝良佐陳彥默劉昱魯君觀韓跋內

臣張士良等八人張士良魯熹趙約譚展武臣王獻可

等四人王獻可張遜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

於端禮門及罷此披長編所列姓名人數李燾曰七月

劉當時謝良佐陳彥默八人已出籍恐此姓名不當又

見九月十七日即己亥也今按宋史徽宗紀崇

寧元年九月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彥博等侍
從蘇軾等餘官秦觀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
凡百有二十人御書刻石端禮門而長編所列姓名止
一百十七人尙少三人恐有遺脫其出籍八人又不當
在內則所闕共十一人矣又二年九月從臣僚之請頒
端禮門石刻于天下長編載御史臺抄錄到名數又止
九十八人彼此參錯不齊未知何故更須博攷

庚子贈宣德郎鍾世美爲右

諫議大夫錄其子爲郊社齋郎世美元符末提舉福建

路常平應詔上書乞復熙寧紹聖政事至是第爲正上

等第一故有此恩餘正等四十人悉加旌擢其邪等五

百四十二人降責有差 壬寅降授中大夫守司農卿

分司南京太平州居住曾布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衡

州安置 冬十月乙卯蕭哈里舊作海里今改叛遶劫乾州武

庫器甲逸主命北面林牙薩嘉努捕之蕭哈里入女

直之克展

舊作阿典今改

部

癸亥知樞密院事蔣之奇罷爲

觀文殿學士知杭州

遼招討使額特勒乞致仕遂主

不許止罷招討南院樞密使丙寅封混同郡王遷北院

樞密使加太子太師賜推誠贊治功臣號以參知政事

牛溫舒知南院樞密使事 己巳以觀文殿學士知太

原府呂惠卿爲武昌軍節度使知大名府 蔡京許將

溫益趙挺之張商英力主錢遜等說請廢孟后帝不得

已從之 甲戌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 丙

子臣僚上言元祐黨人朝廷近已施行所有元符之末

其成黨與變更法度復爲元祐者伏望詳酌施行於是
詔周常龔原劉奉世呂希純王覲王古謝文瓘陳師錫
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
安民孔平仲王鞏張侁源陳鄂朱光裔蘇嘉余卞鄭俠
胡田竝罷祠祿各于外州軍居住仍依陳乞宮觀新格
不得同在一州 戊寅以資政殿學士蔡卞知樞密院
事致異據宰輔編年錄當在癸亥日今從宋史表 詔河南府草澤裴筠上書
語言狂悖特送五百里外州軍編管所有講議司許陳
言利害指揮勿行 十一月乙酉邵州言知溪洞徽州
楊光銜內附 戊子以婉儀鄭氏爲賢妃 辛卯置河

北安濟坊 癸巳置西南西京宗正司及敦宗院 乙

未遼薩嘉努以不獲蕭哈里免官 戊戌置顯謨閣學

士待制官 壬寅遼以上京畱守耶律慎思爲北院樞

密副使 劇賊趙鍾格犯遼上京掠宮女御物副畱守

馬人望率眾捕之右臂中矢炷以艾力疾馳逐賊棄所

掠而遁人望令關津譏察行旅悉獲其盜尋擢樞密都

承旨 遼有司請以遼主生日爲天興節 己酉立卿

監郎官三歲黜陟法 十二月癸丑中丞錢適言哲宗

用王瞻策取青唐邈川可謂不世出之略權臣欺朝廷

盡委而棄之要以它罪戮及瞻身若不追正其罪無以

伸往者之冤而激忠勇折衝之氣於是責授韓忠彥爲
崇信軍節度副使曾布爲賀州別駕仍舊衡州安置安
燾爲寧國軍節度副使范純禮爲試少府監分司南京
庚申臣僚上言范純仁諡忠宣未當詔定議覆議官

各罰銅其神道碑令潁昌府毀磨 鑄當五錢 丙寅

詔應責降安置及編管羈管人令所在州軍依元符令
常覺察不得放出城 丁丑詔諸邪說陂行非先聖之
書并元祐學術政事不得教授學生犯者屏出 戊寅
蔡京等上州縣學敕令格式乞鏤板頒降從之 是歲
京畿京東河北淮南蝗江浙熙河淳泉潭衡郴州興化

軍早辰沅州獠入寇遼蕭哈里之亾入女直克辰
部也遣其族人額特勒結和于英格曰願與太師爲友
同往伐遼英格執額特勒會遼命英格捕討哈里遂送
額特勒于遼募兵得甲千餘阿古達舊作阿骨打今改喜曰有
此甲兵何事不可圖蓋前此女直甲兵之數未嘗滿千
也軍次混同水與哈里遇時遼追哈里兵數千攻之不
能克英格謂遼將日退爾軍我當獨取哈里遼將許之
阿古達策馬突戰哈里中流矢墮馬下執而殺之大破
其軍英格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矣夏改元貞觀

二年

遼乾統三年

春正月辛巳朔遼主如混同江女直函蕭

哈里之首來獻遼主大喜賜予加等蕭哈嚕言于遼主請修邊備樞密使耶律阿蘇力沮之時譏其以金賣國云 乙酉貶竄元符末臺諫官于遠州任伯兩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象州馬涓澧州陳祐歸州李澂復州張庭堅鼎州竝除名勒停編管江公望責授衡州司馬永州安置鄒浩除名勒停昭州居住已上竝永不得收敘王覲臨江軍居住豐稷建州陳次升建昌軍謝文瓘邵武軍張舜民房州亦皆除名勒停蔡京蔡卞怨任伯兩等之論已檢會其章疏以進故有是貶京之帥蜀也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悵之

至是亦除名編管 知荆南府舒亶平辰沅獠賊復誠
徽二州改誠爲靖州徽爲蒔竹縣曲赦荆湖兩路 已
丑詔許茅山道士劉混康修建道觀仍令直奏災福無
得隱匿混康有節行頗爲神宗所敬重故帝禮信之

壬辰中書侍郎溫益卒益仕宦無片善可紀至其狡譎
傳會蓋天性也 丁未以蔡京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 以知岢嵐軍王厚權發遣河州兼洮西沿邊安
撫司公事厚少從父詔兵閒暢習羌事元祐棄河湟厚
疏陳不可且詣政事堂言之蔡京旣治元祐棄地之罪
仍欲開邊故有是命 戊申遼主如春州 二月辛亥

安化蠻人寇廣西經略使程節敗之 王子遣官相度

湖南北徭地取其材植入供在京營造 甲寅尊元符

皇后爲皇太后宮名崇恩 辛酉置殿中監 庚午初

令陝西鑄折十銅錢并夾錫錢召募私鑄人赴官充鑄

錢工匠從蔡京奏也 遼以武清縣大水弛其陂澤之

禁 癸酉奉安哲宗御容于西京會聖宮及應天院

丙子置諸路茶場茶自嘉祐通商至熙寧中李稷稍復

權法而利復歸于官及是蔡京請荆湖江淮兩浙福建

七路仍舊禁權官買卽產茶州軍隨所置場申商人鬪

戶私易之禁商人買茶貯于籠箬官爲抽盤第敘收息

訖批引販賣歲入百萬緡以進御自此盜販公行民滋
病矣 戊寅土厚言熙寧閒神宗以熙河邊事委任先
臣韶當時中外臣僚凡有議論熙河事者蒙朝廷批送
先臣看詳可否議論歸一無所搖奪今朝廷措置一方
邊事已究見利害本末欲乞自今中外臣僚言涉青磨
利害者依熙寧故事竝附本路經略司及所委措置官
看詳從之又詔入內供奉官童貫往來句當仰本路經
略安撫都總管司公共協力濟辦 三月乙酉詔黨人
親子弟毋得擅到闕下其應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
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亦如之 辛卯管句玉龍觀

黃庭堅除名勒停送宜州編管以湖北轉運判官陳舉
奏庭堅撰荆南承天院碑語涉謗訕也 癸卯賜禮部
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霍端友等五百三十八人其
嘗上書在正等者升甲邪等者黜之時李階舉禮部第
一階澁之子而陳瓘之甥也安忱對策言使黨人之子
魁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第忱惇兄也
又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帝臨軒召謂之曰卿等
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於卿等亦竝黜之皆從蔡
京言也 詔知河州王厚權管句熙河蘭會路經略司
職事 夏四月甲寅詔侍從官各舉所知二人 丁卯

詔毀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
王巖叟景靈西宮繪像 己巳童貫至熙州傳語勞軍

庚午詔國子監印書賜諸州縣學 甲戌王厚奏河

南河北諸羌以大小隆贊

舊作龍
抄今改

爭國之故人心不寧

諸族酋豪互有猜忌遂更相侵掠殺戮正所謂以夷狄
攻夷狄乃中國之利臣見與童貫計議乘此從長措置
起候發別具奏聞 乙亥詔蘇洵蘇軾蘇轍黃庭堅張
耒晁補之秦觀馬涓文集范祖禹唐鑑范鎮東齋記事
劉放詩話僧文瑩湘山野錄等印板悉行焚毀 戊寅
以趙挺之爲中書侍郎張商英爲尚書左丞戶部尙書

吳居厚爲尙書右丞兵部尙書安惇同知樞密院事

詔追奪王珪贈謚王仲端王仲薨竝放罷遺表恩例減半追毀程頤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覺察時臣僚上言神宗大漸王珪不早請建儲密召高士充欲成其姦謀又言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諸怪勸講經筵有輕視人主之意議法太學則專以變亂成憲爲事故有是詔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誠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五月辛巳以賢妃鄭氏爲淑妃 丙

戊曾布以妻魏氏及子紆縲等交通請求受賂狼藉責授廉州司戶參軍仍舊衡州安置紆永州編管縲除名

戊子遼以獵人多亾屢以科禁 甲午詔頒梁安國

等二十二人昨上書訪訕節文降責有差 乙巳遼主

清暑赤勒嶺丙午謁慶陵 遼西北招討使蕭德勒岱

舊作得里底今改自恃后族慢侮僚史成長耶律棠古不爲屈

乃罷之棠古訟於朝不省棠古性坦率好別白黑人有

不善必盡言無隱時號彊棠古 六月庚申詔元符末

上書進士類多詆訕令州郡遣入新學依太學自訟齋

法候及一年能革心自新者許將來應舉其不變者當

屏之遠方。辛酉王厚童貫發熙州初厚與貫會諸將
部分軍事諸將皆欲并兵直趨湟中厚曰賊恃巴金把
搆之險挾大河之阻分兵死守以抗我師若進戰未克
青唐諸部之兵繼至夏賊必爲之援非小敵也不若分
兵爲二南道出安鄉衝其前北道出京玉擣其後賊腹
背受敵勢不能支破之必矣貫猶未決厚曰它日身到
其地計之熟矣願毋過疑遂以岷州將高永年爲統制
官權知蘭州姚師閔佐之及管句招納王端等率蘭岷
州通遠軍漢蕃兵馬二萬出京玉關厚與貫親領大軍
出安鄉關渡大河上巴金嶺癸亥厚次河州甲子次安

鄉關貫率李忠等以前軍趨巴金城舊名安川堡在巴
企嶺上多羅巴使其三子長曰阿令結次曰廝鐸麻令
次日阿家率眾拒守城據岡阜四面皆天塹深不可測
道路險狹我師至望見城門不閉偏將辛叔詹安永國
等爭先入賊出兵迎擊師少卻永國墮天塹死叔詹等
馳還幾爲所敗會雨各收軍而止翼日乙升賊以大眾
背城而陳埤間建旗鳴鼓決戰復有疑兵據高阜張兩
翼會厚以軍至賊望見氣沮厚乘高列大帥旂幟遣人
諭以恩信開示禍福數返阿令結等不肯降語益不遜
遂命諸將攻城賊力戰拒險我軍不能過天塹厚親至

陳前督彊弩射之賊稍卻別遣偏將鄒勝率精騎由閒道繞出其背賊大驚因鼓之諸軍四面奮擊殺阿令結廝鐸麻令於陳阿蒙流矢中目貫腦遁去多羅巴率眾來援間敗亦遁去日未中大破賊眾遂克其城遠近爭降附厚誅彊悍首領數百人入據城遣高永年引兵萬餘出京玉關 丙寅厚進軍次瓦吹舊名寧洮寨永年等進據把抄宗城阿蒙道遇其父多羅巴引眾來援告之曰兵大敗二兄皆死我亦重傷漢家已入巴金城矣父子相持慟哭恐追騎及偕馳而去至札當城所居附順者張心白旗甚眾復懼見禽踰城奔青磨然餘黨猶

盛王厚慮其或持我軍後丁卯大軍留寧洮厚與童貫
率李忠等將輕騎二千餘人趨虜當破不順部族焚其
巢穴臨大河據險命忠等率眾守之厚卽日還寧洮
戊辰進下隴朱黑城城舊名安隴寨 己巳進至湟州
會高永年等軍於城東坂上諸將各率所部環城遣人
約降其大首領丹波禿令結盡拘城中欲降者據城不
下厚與童貫登城南山視城中盡見其戰守之備分遣
諸將各守一面攻城賊援兵自城北宗水橋上繼至勢
益張日暮諸將有言賊得援力生我師攻戰久已疲請
暫休士卒徐圖之厚謂貫曰大軍深入至此是爲死地

不急破其城青唐王子擁大眾來援據橋而守未易以
旬日勝也形見勢屈將安歸乎諸將不以計取願欲自
便豈計之得邪敢再言者斬于是諸將各用命死士乘
城賊以石縱擊垂至堞而墜奮復上者不可勝數鼓四
合晝夜不絕聲矢下如雨城中負盾而立庚午別遣驍
將王用率精騎出賊不意亂宗水上流擊破援兵絕其
路乘勝奪水寨初元符間築城宗水之北以護橋至是
賊據守之有蕃將包厚緣城而上搗槍擊賊引眾踰入
城退依橋南厚開其門王用因以其眾入據橋城而戰
勢猶未沮遂火其橋中夜如晝諸將乘火光盡力攻城

城中不能支大首領蘇南抹令嘔潛遣人縋城送款請
爲內應許之是夜王亨奪水門入與其麾下登西城而
呼曰得湟州矣諸軍鼓噪而進丹波禿令結以數十騎
由西門遁去辛未黎明大軍入湟州假高永年知州事
完其城而守之前後招納湟州境內漆令等族大首領
七百五十人管戶十萬厚具捷書以聞 初湟州未克
青唐王子谿賒羅撒率眾來援過安兒峽聞城已破遂
駐宗哥城以丹波禿令結不能守斬之以徇時論者皆
欲席卷而西王厚與童貫及諸將議曰湟州雖下形勢
未固新附之人或持兩端青唐餘燼尙彊未肯望風束

手我師狃於新捷其實已罷若貪利深入戰有勝負後患必生歲將秋矣塞外苦寒正使遂得青唐諸將未可興築若不暴師勞費別必自引而歸玩敵致寇非萬全之策往年大軍之舉事忽中變正以此耳湟州境內要害有三其一曰亂當在州之南前已城之矣其二曰省章在州之西正爲青唐往來咽喉之地漢世謂之隍陁唐人嘗修閣道刻石記其事地極險阻若不城之異日出兵賊必乘閒斷我歸路其三曰南宗寨在州之北距夏國卓羅右廂監軍河百里而近夏人交構諸羌易生邊患今若城之可以控制況此三城正據鄯湟屢背控

制之利可斷其首尾之患厚在元符間已嘗建論不從
竟致棄地之事覆車之轍何可復蹈且三城旣畢湟境
遂固降者悉爲吾用地利可佐軍儲形勢所臨威聲自
遠益知招撫降眾必多此支解羌虜之術也明年乘機
一舉大功必成或謂厚曰朝廷之意必欲亟定青唐從
而有功必受重賞違之且得罪厚曰忠臣之誼知體國
耳違它卹乎遂以是日甲戌移軍趨省章東峽之西得
偃地曰灑金平建五百步城一座後賜名曰綏遠開大
軍駐關中谿賒羅撒尙在宗哥遣其大首領奔巴令阿
昆等五輦持蕃書詣軍門請休渴鹽嶺以西而和書辭

每至盍卑時軍中已定議保完遼境來春進取且欲懈
賊鬪志使不爲備於是以便宜聽所請移書張示威信
賊中大震 是月中太一宮火 秋七月己卯以收復
遼州百官入賀 辛巳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
壬午白虹貫日 詔以王厚爲威州團練使知熙州
童貫轉入內皇城使果州刺史依前熙河蘭會路句當
公事賞復遼州功也 甲申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減
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庚寅曾肇責授濮州團練副
使 辛卯詔上書進士見充三舍生者罷歸 丁酉詔
自今咸里宗屬勿復爲執政官著爲令 庚子賜茅山

道士劉混康號葆真觀妙先生 乙巳吏部言程頤子
端彥見任鄆陵縣尉卽係在京府界差遣宜放罷從之
因下詔責降人子弟毋得任在京及府界差遣 是月
遼中京雨雹傷稼 八月丁未朔再論棄湟州罪除許
將已放罪曾布已責廉州司戶外韓忠彥安燾范純禮
蔣之奇各貶官龔夬化州張庭堅象州編管陳次升循
州姚雄光州居住錢景祥秦希甫竝勒停李清臣身死
其子祉當時用事送英州編管又詔胡宗回頃帥熙州
日屢陳堅守鄯湟之議見落職罷任可特與復寶文閣
待制知秦州 戊申御史中丞石豫殿中侍御史朱紱

余淡奏尙書左丞張商英於元祐丁卯嘗爲河東守臣
李昭敘作嘉禾篇謂成王冲幼周公居攝誅伐讒慝卒
以天下聽於周公時則唐叔得嘉禾推古驗今迹雖不
同理或胥近方是時文彥博司馬光等來自洛郊方掌
機務比之周公可乎逮元符之末起鄒浩於新州商英
草詞曰思得端士司直在庭又曰浩徑行直情無所顧
避所謂浩之直情徑行果先帝之所取乎先帝不取而
商英取之可乎詔張商英秉國機政議論反復臺憲交
章豈容在列可落職知亳州

攷異李燾曰蔡條國史後
補註法篇云鈔法既行一

日權貨務中入納見錢已積三百萬緡魯公將上進呈
上駭曰直有兩許那張丞謝英時爲中書侍郎忽僂進

曰啟陛下皆虛錢魯公愕然即奏曰臣據有司申如此
商英今以謂虛錢乞命商英與臣各選差官點檢以陰
分明皆在庫也翼日奏聞張大慙由是不安後又以陰
通宮禁事未幾罷去又宣和殿記魯公在元豐中與商
英素厚善其後商英出入魯公門下又與伯氏親翼魯
公將為相商英預為草麻其辭甚美遂拜左丞遷中書
侍郎及爭進頗攻魯公一日上在禁中偶視貴人之冠
釵閒垂一小卷文書戲取開視之乃細字曰張商英之
除右僕射上語貴人汝勿預外庭事因密降出示魯公
上大怒而貴人方不安位魯公亦甚懼曰此獨商英無
狀耳恐事于宮禁不可治於是掩之以它事黜
商英商英亦陰德魯公至是以所出小卷進云臣僚因
言商英作為謫書肆行誣詆宜更加誅責置之元祐籍
中辛酉詔以商英入元祐黨籍改知蘄州尋罷職提舉
靈仙觀 隄州既平王厚奉詔措置河南生羌其地在
大河之南連接河岷部族頑梗厚以爲若不先事撫存

據其要害大軍欲向鄯廓必相影助或于熙河州界出
浸爲牽制之勢擾我心腹其害甚大乃畱王端王亨在
湟州與高永年等就近招納宗哥青唐一帶部族存撫
新屬羌人甲子大軍由來賓城濟河南出來羌拔當標
城又進至分水嶺平一公城達南宗癸酉厚引軍赴米
川賊遇蕃賊三千餘騎與戰破之賊焚橋遁去明日厚
修橋欲濟賊復來扼據津渡厚及童貫幾爲流矢所傷
乙亥來賀城陷賊掠取財物仍各散去 九月壬午詔
宗室不得與元祐姦黨子孫及有服親爲婚姻內已定
未過禮者竝改正 庚寅詔尙書耶等人知縣以上資

序竝與外祠選人不得改官及爲縣令 壬辰置醫學

癸巳令天下郡皆建崇寧寺 辛丑改吏部選人七

階曰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從事郎通仕郎登仕郎將
仕郎從刑部尙書鄧洵武言也舊制以職爲階官而以
差遣爲職名實混淆元豐雖定官制此猶未正故更名
以革其弊 臣僚上言近出使府界陳州士人有以端

禮門石刻元祐姦黨姓名問臣者其姓名雖嘗行下至
於御筆刻石則未盡知近在畿甸且如此況四遠乎乞
特降睿旨以御書刊石端禮門姓名下外路州軍於監
司長吏廳立石刊記以示萬姓從之

攷異長編御史臺抄錄到元祐姦黨

會任宰臣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范純仁
韓忠彥王珪執政官梁燾王巖安王存鄭雍傅堯俞趙
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
禮陸佃安燾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勗顧
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庭吳安持錢
觀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禹孫升李周到安世
韓川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觀范純粹楊畏呂陶王古陳
次升豐稷謝文瓘鄒浩張舜民餘官秦觀湯敏杜純司
馬康宋保國吳安詩張耒歐陽棨呂希哲劉唐老晁補
之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王鞏張休源汪
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
堅李祖陳祐任伯雨陳邦朱光裔蘇嘉陳璣龔夫呂希
積陽中立吳倚而內臣武臣不與焉通計止九十八人
其所列姓名次序亦與元年小異今具錄以備參攷

冬十月甲辰遼主如中京

未初無甲辰日恐史誤

王厚奉詔班師甲寅還至熙州遣童貫領護大首領掌

年杓穆遵厥雞及酋長溫彪赴闕

己未吐蕃貢于遼

己巳遼有事於觀德殿 丙子郎阿章領河南部族寇

來賓循化等城洮西安撫李忠統兵往救之 是月遼

生女直部節度使英格卒兄子烏雅舒襲節度使初諸

部各有信牌馳驛訊事英格用阿古達議擅置信牌者

罪之由是號令始一兵力益彊

攻異長編於建中靖國元年女直楊剗死阿古

達立注云此據金盟本末及直筆北遼事亡遼錄增入今按楊剗卽英格金史世紀英格卒未歲卒實宋之崇寧二年而長編以爲卒於建中靖國元年一誤也是歲烏雅舒嗣英格襲節度使在位十一年乃卒而長編以爲英格死阿古達立竟脫卻烏雅舒一代二誤也蓋沿金盟本末未審書之謬而未加攷證耳

十一

月庚辰詔以元祐學術政事聚徒傳授者委監司舉察

必罰無赦 辛巳詔元祐係籍人通判資序以上依新

條與管句宮觀知縣以下資序與注監榷廟竝令在外
投狀指射差注 乙酉江南西路提舉常平韓宗直知

亳州孫載竝放罷臣僚論其嘗附元祐姦黨故也 洮

西安撫李忠行至骨廷嶺距循化城尙五六里與賊遇

三戰三敗忠及諸將李士且辛叔詹辛叔獻皆爲賊所

傷卻奔懷羌城是夕忠死 丙申遼羣臣加上遼主尊

號曰惠文智武聖孝天祚皇帝大赦以宋魏國王和囉

鳴

舊作和魯
幹今改

爲太叔皇子梁王達嚕

舊作捷
魯今改

進封燕國

王以鄭王淳爲東京畱守進封越國王各進一階丁酉

以特里袞阿嚕薩古爲南院大王戊戌以受尊號告廟

乙巳謁太祖廟追尊太祖之高祖廟號肅祖曾祖廟號
懿祖召監修國史耶律儼纂太祖諸帝實錄 十二月
戊申遼主如滿絲淀 丁巳詔臣僚姓名有與姦黨人
同者竝令改名從權開封府吳拭奏請也時改名者五
人朱紱李積中王公彥江湖張鐸 癸亥祧宣祖皇帝
昭憲皇后 丙寅詔六曹長貳歲考郎官治狀分三等
以聞 癸酉詔別建熙河蘭會措置邊事司王厚措置
邊事童貫同措置仍兼領秦鳳得以節制兵將應副興
發 遼以蕭烏納爲臨海軍節度使烏納上書曰自蕭
哈里亾入女直彼有輕朝廷心宜益兵以備不虞不報

初遼主幸耶律達噶

舊作噶
今改

第見國舅大父房之女

蕭氏小字瑟瑟悅之匿宮中數月皇太叔和囉噶勸遼

主以禮選納至是立爲文妃是歲諸路蝗纂府蠻

楊晟銅融州楊晟天邵州黃聰內附遼放進士馬基

回等百三人

三年

遼乾統
四年

春正月己卯安化蠻降

辛巳詔上書耶

等人毋得至京師戊子鑄當十大錢遼主幸魚兒

深壬辰增縣學弟子員大縣五十人中縣四十人小

縣三十人甲午賜蔡攸進士出身攸京長子也元符

中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爲端王每遯朝攸適趨局遇諸

塗必下馬拱立王問左右知爲攸心善之及卽位遂有
寵至是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拜祕書郎 帝銳意制
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爲帝言方今泉幣所積贏五千
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營築之
事興矣至是京擢其客劉昂爲大司樂付以樂政 壬
寅遼主獵于木嶺 癸卯太白晝見 遼燕國王達嚧
卒達嚧蕭德妃所生也妃以哀戚卒 甲辰劉昂引蜀
方士魏漢津見帝獻樂議言伏羲以一寸之器名爲含
微其樂曰扶桑女媧以二寸之器名爲葦籥其樂曰光
樂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

爲黃鍾之律後世因之至唐虞未嘗易洪水之變樂器
漂蕩禹效黃帝之法以磬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
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磬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
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磬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
謂之物指裁爲羽磬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
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
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卽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
而生焉商周以來皆用此法因秦火樂之法度盡廢漢
諸儒張蒼班固之徒惟用累黍之法遂至差誤晉永嘉
之亂累黍之法廢隋時牛宏用萬寶常水尺至唐室田

崎及後周王朴並用水尺之法本朝爲王朴樂聲太高
令竇儼等裁損方得律聲諧和然非古法今欲請帝三
指爲法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鍾次鑄四韻清聲鍾次
鑄二十四氣鍾然後均絃裁管爲一代之樂帝從之漢
津本剩員兵士自云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
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黍律已成不得伸所學而
退或謂漢津嘗執役于范鎮見其制作因掠取之蔡京
神其說託以李良授云然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
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 鑄九鼎 二月丙午
以淑妃鄭氏爲貴妃 以刊定元豐役法不當黜錢適

以下九人 丁未置漏澤園 己酉詔王珪章惇別爲
一籍如元祐黨 詔自今御後殿許起居郎舍人侍立
庚申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辛未雨雹 是
月詔翰林學士張康國編類元祐臣僚章疏 三月辛
巳置文繡院 丁亥作園土以居彊盜貸死者 甲午
躋欽成皇后神主於欽慈皇后之上 辛丑大內災
壬寅奉議郎黃輔國言元豐中太學生休假日引詣武
學射廳習射紹聖嘗著爲令乞頒其法於諸路州學從
之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李孝廣遷一官以點檢學生費
父韋直方龐汝翼荅策詆訕元豐政事故也三人竝送

廣南編管永不得入學 童貫自京師還至熙州凡所
措置與王厚皆不異于是始議大舉是日厚貫帥大軍
發熙州出循金平隴右都護高永年爲統制諸路蕃漢
兵將隨行知蘭州張誠爲同統制厚恐夏人援助青唐
于蘭湟州界侵擾及河南蕃賊亦乘虛竊發騷動新邊
牽制軍勢乃遣知通遠軍潘逢權領湟州知會州姚師
閔權領蘭州控禦夏國邊面別遣知河州劉仲武統制
兵將駐安彊寨通往來道路由是措置完密無後顧之
憂大軍得以專力西向 夏四月甲辰朔尙書省勘會
黨人子弟不問有官無官竝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關

下因具逐路責降安置編管等臣僚姓名以進凡一百四十四人 乙巳以火災降德音于四京減囚罪一等流以下原之 庚戌王厚童貫率大軍次涇州諸將狃於累勝多言青唐易與宜徑往取之厚曰不然青唐諸羌用兵詭詐若不出弓兵分道而進不足以張大聲勢折賊姦謀且涇州之北有勝鐸谷西南有勝宗隘汪田丁零宗谷而中道出綏遠關斷我糧道然後諸部合勢夾攻渴驢嶺宗哥川之間勝負未可知也於是定議分出三路厚與貫率三軍由綏遠關渴驢嶺指宗哥城都護高永年以前軍由勝鐸谷沿宗河之北別將張誠同

招納官王端以其所部由汪田丁零宗谷沿宗河之南
期九日會于宗哥城下是日貫猶以諸將之言爲然先
趨綏遠用馮瑋統選鋒登渴驢嶺俟騎言青唐兵屯嶺
下者甚眾貫止綏遠翼日厚以後軍至始下渴驢嶺谿
賒羅撒遣般次迎於路竊覘虛實勞而遣之誠曰歸語
而主欲降宜亟決大軍至鋒刃一交將無所逃矣般次
還報以爲我軍不甚眾初不知分而進也谿賒羅撒喜
曰王師若止如此吾何慮哉以其眾據朴江古城俄聞
三路兵集遽退二十里宗哥城之東地名葛陂湯有大
澗數重可恃而戰賊遂據之是夕中軍宿于河之南鶴

子隱之左永年軍于丁零宗口 壬子厚貫遣選鋒五將前行中軍渡河而北繼永年之後張誠夾河而行日未出至賊屯所賊眾五六萬人據地利列陳張疑兵于北山下其勢甚銳厚命馮瓘統選鋒五將與賊對陳王亨統策選鋒繼其後永年馳前視賊未知所出厚謂貫曰賊以逸待勞其勢方熾日漸高士馬飢不可少緩宜以中軍越前軍傍北山整陳而行促選鋒入戰被賊必矣既行謀者言谿賒羅撒與其用事酋長多羅巴等謂眾曰彼張蓋者二太尉也爲我必取之貫欲召永年問賊勢厚曰不可恐失支梧貫不聽及永年至攬轡久之

無一語厚謂永年曰兩軍相當勝負在頃刻閉君爲前
軍將久此何邪永年惶恐馳去時賊軍與我選鋒相持
未動谿餘羅撒以精兵數千騎自衛登其軍北高阜之
上張黃屋列大旆指揮賊眾其北山下疑兵望見厚與
貫引中軍傍山欲來奔衝厚遣游騎千餘登山潛攻其
背賊覺而遁游騎追擊之短兵接中軍伐鼓大譟永年
遽揮選鋒突陳賊少卻張誠以輕騎涉河擣其中堅取
谿餘羅撒之旆及其黃屋乘高而呼曰獲賊酋矣諸軍
鼓聲震地會暴風從東南來塵大起賊軍不得視我軍
士乘勢奮擊自辰至午賊軍大敗追北三十餘里谿餘

羅撒單騎趨宗哥城城閉不納遂奔青唐諸將爭逐之
幾及會尊而還是日斬首四千三百一十六降俘三千
餘人大首領多羅巴等被傷逃去不知所在宗哥城中
僞公主瞎吧牟蘭璉兼率酋首以城歸順宗哥城舊名
龍支城取兵將守之是夕合軍于河之南翼日勝宗首
領欽厮雞率眾來降甲寅厚貫入安兒城乙卯引大軍
至鄯州僞龜茲公主青宜結牟及其酋豪李河溫率回
紇于闐般次諸族大小首領等開門出降鄯州平初谿
賂羅撒敗于宗哥夜至青唐謀爲守計部族莫肯從之
者翼日挈其長妻逃入谿蘭宗山中厚遣馮瓏統輕銳

萬騎由州南青唐谷入賊復覺之遁于青海之上追捕不獲 丙辰下林金城西去青海約二百里置兵將守之 己未王厚等帥大軍入廓州界大首領洛施軍令結率其眾降辛酉厚入廓州馳表稱賀大軍駐于城西河南部族日有至者厚諭以朝廷撫存恩意宗哥戰敗所誅禍福之因戒其不得妄作自取屠戮皆唯諾聽命

乙丑罷講議司 詔王厚童貫提兵出塞曾未數月青唐一國境土盡復其以厚爲武勝軍留後熙河蘭會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貫爲景福殿使襄州觀察使依舊句當內東門司 丁卯羣臣以盡復青唐故地賀

己巳曲赦陝西 庚午王厚過湟州沿蘭州大河竝夏
國東南境上耀兵巡邊歸于熙州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八